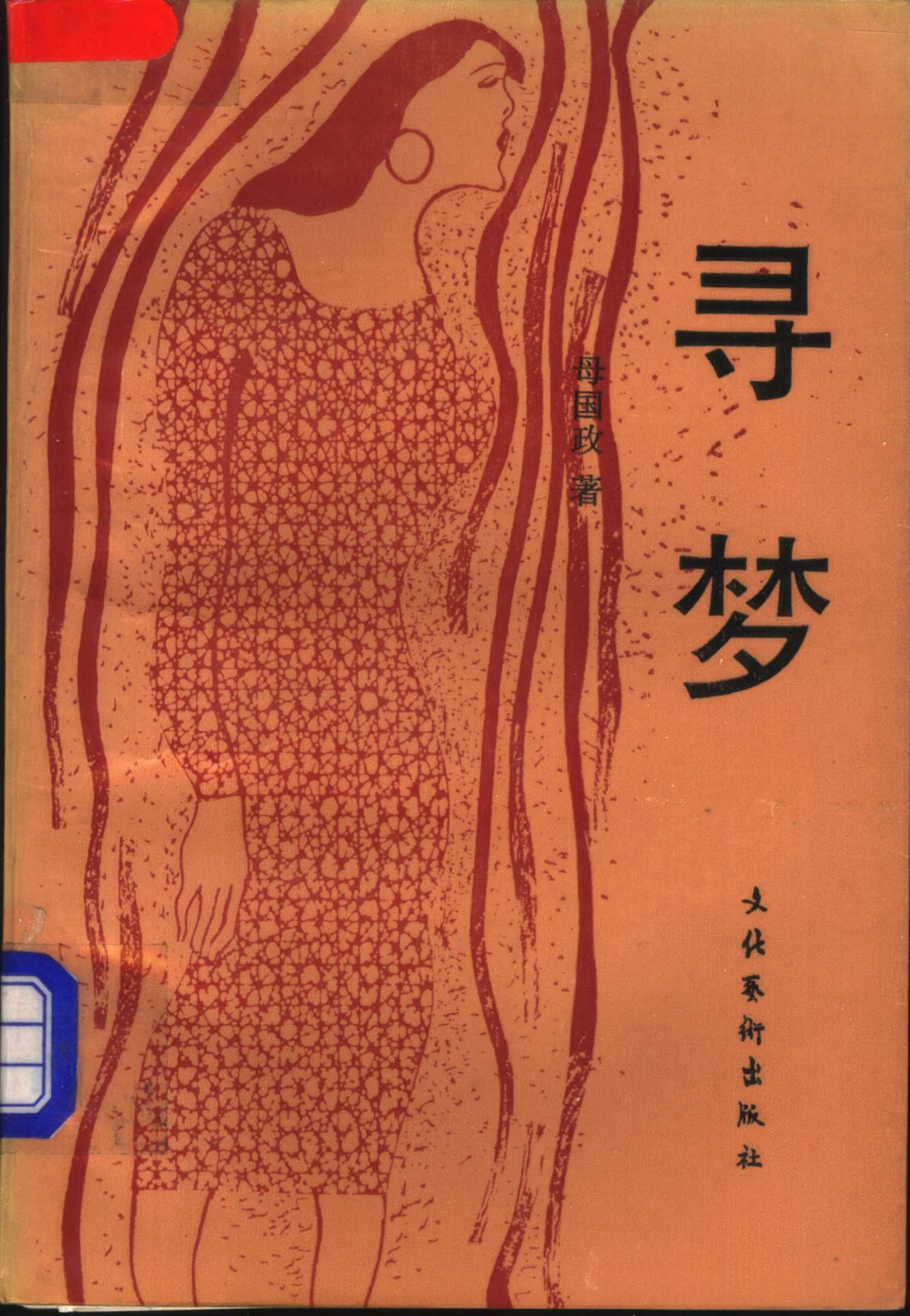


寻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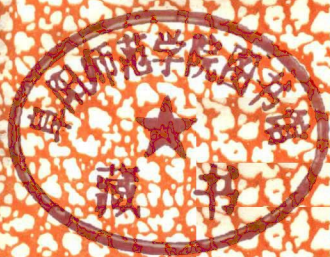
母国政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母国政 著

寻梦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所收母国政同志的十四个中短篇小说均系取材于当代现实生活。从这些构思巧妙、意象丰富的作品中，不难看出作家善于敏捷地洞察人生的奥秘，准确地探微人物的内心世界。作品语言凝练细腻，生活气息浓郁，内含深沉厚重，充满了作家对生活的真诚和挚爱。

导 梦

母国政 著

*

文丛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11.375字数242,000插页3

1990年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4,800册

ISBN 7-5039-0528-x/1·289

定价：4.50元



作者简介

母国政 男，1939年生于辽宁锦西县（今锦西市）。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。曾任北京崇文区业余大学教师，崇文区文化馆文学辅导员，现任北京出版社副编审。著有《母国政短篇小说选》、《他们相聚在初冬》、《小巷里的怅惘》、《父亲的叛逆》等小说集。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等奖励。

BCH 65/03

目 录

寻梦.....	1
记忆中的一片乌云.....	33
躁动的群山.....	54
高楼上的孩子.....	74
一次恼人的经历.....	89
不是一场虚惊.....	108
烦恼.....	118
舞会上.....	127
世态四题.....	134
小跟儿鞋.....	148
水红的羊毛衫.....	151
窝囊废.....	154
荒凉的大堤.....	160
少女头像.....	253

寻 梦

教室浅灰色的木门无声地敞开了。一个清瘦的少女，提着粗纹布的紫花书包，象一朵云彩似的轻盈地飘进来。她穿着豆绿色的绸衫，衬得脸庞更加白皙，一双细长的秀目平视前方，好象教室的同学——特别是男同学——都不屑一顾。这个傲慢的姑娘从他身旁飘过，留下一股淡淡的爽身粉的气味儿，在他身后的座位坐下了。他的坐椅，被后面的课桌不客气地撞了一下。……

二十三年过去，徐风的眼前，又清清楚楚浮现出当年那令他心动的情景，背上好象又感受到坐椅的震动。

他本是无意来这座西北城市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。

他忙。一部三十万言的《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漫评》，只写出三分之二；前几年出版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稿》，即将再版，他要趁此机会做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；此外，欠着几个杂志的文章也有待动笔。

象许多有志的四十多岁的知识分子一样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他觉得最宝贵的、最不容侵犯的，就是时间。可是，两个多月前，当这次讨论会的负责人李素哲，拿着寇仲先生的手书登门拜访，请他在讨论会上介绍一下近几年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况时，他苦着脸答应了。在许多人看来，这可能是一项殊荣——这虽然不是艰深的题目，却不是任何人都

资格讲的，特别是在有寇仲先生和一些老先生参加的学术会议上。他不以为然。劫后余生，浅薄的名利观念早已淡漠，他只倾心于心爱的研究工作，可是为了寇仲先生，他苦着脸答应了——不是因为服从中国现代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权威人物，而是因为《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稿》以及他的另外几篇文章中，他不只一次“冒犯”过寇仲先生的研究体系和观点。老先生不计个人恩怨，以学术为重的长辈风范，使他难以拒绝。

不过，被迫中辍自己工作的懊恼，在他刚刚住进这个铺着红地毯的单间之后，仍然烦扰着他。他洗完澡，坐在写字台前的软椅上，发现电话机旁摆着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名录，随手翻一下，心情这才陡然一变——那个穿豆绿绸衫的清瘦少女，蓦然飘到他的眼前。

他不知是惊喜还是感伤。太傻了！他早该知道，在类似的学术活动中是可能和她相遇的。这几年，他谢绝了那么多次邀请。否则，也许早就见到她了。幸亏这次他来了。感谢寇仲先生——这位胸襟宽阔的老人！

窗外幽暗的园林宽阔而深远，树丛间飘着几盏迷蒙的球灯。苍白的月光照亮了一条清寂无人的小径。小径两旁茂密的树丛，把明亮的轮廓贴在秋天的海蓝色的夜空上。秋虫在窗下草丛中鼓动翅膀的脆响和凄婉的鸣声，一下下撞击他的耳鼓。

近两年，每到外埠，晚上当他孤身独处时，都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悄然涌上心头。有时来得那样突然，那样猛烈，几乎把一向自信的他击倒，他会认为一切都是徒劳的——他日日夜夜为之倾注心血的研究，究竟有什么意义？在同辈人

中，他所获得的非同一般的声望又有什么意义？体会的时候，同行们都忙于逛大街，进商店，买衣服，买土特产品，带给妻子和儿女。他，除了新华书店，别无去处，他把东西带给谁呢？带给那两间挤满书柜的屋子吗？连为亲人采购日用品这小小的乐趣，他也不能享受，这还是生活吗？他忽然体察到世世代代纠缠着人生的悲剧感。也许，这有些风马牛不相及，但是那种凄伤、苦涩、虚幻的滋味，他尝到了。因此，每到外地，只要开完会，办完事情，他总是急急忙忙赶回北京，无论主人怎样热情挽留，无论当地有多么巧夺天工的风景区。

有一次，他将自己的苦恼告诉一位朋友，那位朋友竟眼睁睁地盯住他，良久才笑道：

“你还有苦恼？”

言外之意，象你这样名利兼收的人，怎么会有苦恼！多少人在羡慕你！

他更觉得凄苦。上中学时，看见别人的名字印成铅字，颇觉神秘，可现在，花几个钱印一百张名片，四处散发，神秘感不就打破了吗？稿费他是有一些的，可是买方便面、面包、果酱、鲭鱼罐头、云南咖啡和大白菜，他的工资也足够支付。名与利，并不能改变他孤独的生活。他没有解释，只是笑笑。不被人理解，更加深了他的孤独感。

他结过婚。为什么结婚，至今也不大了然。好象是人们经历了六六年和六七年的狂热，到六八年突然悟出一点儿什么，于是大家都逍遥起来。不能读书，中老年人便下象棋、养热带鱼、背汤头歌诀、钻研烹调术，未婚的青年人便纷纷结婚。

在那年的结婚高潮中，研究室里的崔大姐，带他到鼓楼附近一个女护士家里。

女护士身材适中，脸白得象白大褂儿，家做的涤确良军便服上散发出一股石碳酸气味儿。两只眼睛黑亮黑亮的，质朴中透出精明。

使他惊讶的是，两人初次见面，没有一丝罗曼气息，更不必说柔情蜜意了。女护士坦率地盯住他，

“你是什么出身？我家是工人。”

他的拘谨立即云消雾散。他看出了姑娘的幼稚和单纯。

一个月后，在崔大姐热心的催促下，他们结婚了。

又过一个月，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研究所，在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，他被“揪”出来。在与世隔绝的小屋里，一个满脸黑胡子的工宣队员，让他在一张写了两行半字的红格纸上签字——那是离婚申请书，女护士的名字已经歪歪斜斜地写上面。他认得，那是女护士的笔迹。他毫未犹豫，一如领工资时一样，潇洒地写上“徐风”二字。

结婚时，他没有欣喜；离婚时，没有苦痛。只是一场梦。只是大时代里一个一闪即灭的气泡。他自己也没留下什么印象。

这几年，为他张罗婚事的亲朋好友多起来，多到使他恨不得退避三舍。

特别是那位崔大姐，已经离休了，却仍然不能减少当年对他的负疚之感。每隔三两个月，就要打电话“召见”他一次，而每次在崔大姐家里，都有一位陌生的知识妇女待他品评。

随着他在学术界名声的迅速提高，他会见的妇女的年纪

也急速下降——从三十出头儿的女研究生，一直降到刚刚大学毕业的穿牛仔褲的俏丽女孩子。这使他极为气愤。他觉得人格受到莫大的侮辱。中学上美术课时，老师曾让他们欣赏一张俄国画家的油画，画家和作品的标题都不记得了，可画面上那种阴沉压抑的气氛，至今还能回想出来。一个枯槁冷酷的老贵族，挽着一个身穿结婚白礼服、手捧鲜花的忧伤姑娘，在阴森森的大教堂里接受神父的祝福。那不是神圣的婚礼，是欺凌，是蹂躏。自己虽然还仅四十几岁，但与华龄少女毕竟不相匹配，难道名声便可以缩短自己与少女年龄的差距吗？

从介绍人那里得到的解释，却大出他的逆料。根据一种新的说法，少女比同龄男青年在心理上、智力上都成熟得早，相形之下，同龄男青年显得幼稚浅薄，从而使得双方缺少共同语言——特别是感情上和事业上的语言。而女性柔弱的渴求庇护的本能，以及据说是深不可测的爱情，只有在具备成熟美的中年男子那里，才能得到回响和满足。

听了这番妙论，他想付之一笑，却笑不出。从那以后，他不是谢绝而是厌恶地拒绝类似的会面了。

他并不信奉独身主义。他需要一个伴侣。这个伴侣什么样，他并不清楚。他只知道，他不想依靠她来结束以方便面和罐头果腹的日子，也不一定要事业上的志同道合，只希望她能填补他感情上的空洞。这个空洞太深了，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留下的。

两年多前，几位在京的老同学到他的新居中小聚，饭桌上谈起一些在外地的老同学的消息。章佳说起石晶——她在东北大学任教，八一年丈夫去世后，孤身一人，举目无

亲，很是孤苦。这是他们老同学中，第一个死去爱人的。他们惊骇地发现，死神已经开始向他们这一代人窥视。他们很叹息了一番。

那天晚上，他喝了足有四两莲花白，以致不能送同学们下楼。章佳要留下陪伴他，他谢绝了。

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安静。他害怕章佳的絮叨。

多少年了，他的心没有这样乱过。石晶的不幸，使他痛心。仿佛他的亲人遭到不幸一样，他想分担她的一部分痛苦。这种突如其来的感情，使他惊讶。从大学毕业之后，二十年间，他们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东北，从未谋面，也从未通信，他似乎也很少想到石晶。感情上突然产生这种振荡，一时很难理解。不过，那天夜里，他终于明白：这些年他接触了那样多的女性，始终未曾动情，那是因为他的心早已被石晶暗暗占据了！他从未拿石晶跟任何一个他接触的女性比较，但因为他心里有过石晶，别的女性就再也容纳不下了。他感情上的空间，是石晶留下的。……

走廊上响起谈笑声。有人说：

“这个房间。”

一听那宏亮的嗓门儿，他知道来的是这次会议的负责人李素哲。

果然，门响了，李素哲领着四五个人来看他。有《现代文学评论》杂志社的编辑杜白，刚才去机场接他的年轻的会议工作人员小荆，还有两位不知是哪个大学的教师。

李素哲年近六十，满头华发，紫红的脸膛上却没有一丝皱纹。他在一所不大的大学里当中文系主任，精力充沛，热情洋溢，学校里的事情管得不多，学术界的事情却管得不

少。一年里，不知要到北京找寇仲先生几次，几乎成了寇先生的大秘书。有寇先生领头儿，他居中联络，大家受益不少。

“你来了，我这颗悬着的心就落下了！”李素哲用力握住他的手，“感谢老弟为我们的会议锦上添花。”

“千万别这样说！”他指着写字台的人名录，“这么多老先生在这里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。”

他觉得自己过于正经。李素哲热情爽快，但有时说话不着边际，与他的苍苍华发大不相称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他有些歉疚。

李素哲并不在意，响亮地笑着：

“昨天的开幕式上，不少人问我，徐风同志来不来？我告诉他们：我亲自去请的，大家放心。”

两位大学教师都拘谨地点头证实着，其中一位长得很结实地说：

“您的文章立论新颖，论证雄辩，早有口碑。这次能当面聆听高论，大家都很兴奋。”

这种真真假假的恭维，近几年他听得不少，仍是不能习惯，但他也找不出恰当的敬谢之辞，只有左耳进右耳出了。何况，此时占据他心上的唯有石晶——不知石晶是否到会了？他想问李素哲，又不好启齿。

“徐风，”《现代文学评论》杂志的编辑杜白，一本正经地招呼他，“我专程为你的发言稿来的。听老李说，你讲完就走？稿子得给我留下！”

杜白是他的老相识。他最初几篇有影响的论文，都是杜白编发的。那被纸烟熏得焦黄的手指，好象表明主人是无所

用心的烟鬼，其实杜白极有眼力。可是这篇稿子他已答应交给一位在云南编学报的老同学——他不能食言。

杜白颇知他的为人，深为惋惜：

“这篇东西，特别因为是你写的，国外的学者也会有兴趣的。可发在云南的学报上，他们不可能看到。”

“我仅是奉命为这次讨论会提供一些情况，国外是否有兴趣，我不在意。”

“好吧。你给你的老同学写封信，让他们马上发稿，下一期我们转载。”

“对不起！我不能写。他是普通编辑，不象你，在编辑部里说话算数。”

“好吧，”杜白笑了，“这事儿由我来办。”

客人们告辞时，工作人员小荆问他：

“您还是要二十一号回北京吗？”

二十一号——大后天。仅有两天时间。他想着石晶，有些犹豫。也许，两天时间够用的。家里写字台上还堆放着待写的书稿。临出门前，在新的一页稿纸上，仅仅写了一行字——那些绿格子，在急不可待地等他填满。

“我是得陇望蜀了——你真的不能多呆几天吗？”李素哲说，“大家见一次面不容易。”

见一次面真不容易！二十三年。他又一次想问：石晶到会了吗？太突然。别人会认为他的行止跟石晶关系密切。

“不能拖了。帮我订一张二十一号上午的飞机票吧。”

他站在门口儿，望着客人们向走廊深处走去。终于，他克制不住，抬手招呼小荆。

小荆跑回来。

他看见李素哲一行在走廊拐弯处停住脚步，却故作不知：

“我打听一个人。东北大学的石晶来了吗？”

“石晶？”

“我们是同班同学，二十多年没见了。”他不明白——为什么要做这番解释？

小荆从衣袋里掏出人名录，看看上面用红圆珠笔画下的记号：

“女同志，是吧？来了。”

他的心踏实了，好象一下子可以承担千钧万钧的分量。

“她们住在前院。可惜，屋里没电话。”

“不忙。明天会见到的。”

明天，他久已盼望的明天。

他曾多次提笔想给石晶写信，有一次已经写满四页信纸，他又撕毁了。他们之间的事情，正应了“情长纸短”的老话，文字是表达不清的。他也曾想请章佳帮助搭桥。章佳与石晶一直通信，肯定会为他们热心奔走，可他又觉得无论对他或石晶说来，这未免俗气；何况，他与石晶之间微妙的纠葛，又不愿为人所知呢！思来想去，最后只剩下一条路——他专程去东北找石晶面谈。可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，千里迢迢去充当求婚者的角色，他总觉得有些不尴不尬。这一耽搁，两年时间过去了。对青年人说来，五年八年并不算长，青春年华仍属于他们；对韶光已逝的四十多岁的人说来，两年，却非同小可。他深知这多么可怕，可又觉得是自己罪有应得。

罪有应得，对的。他曾听章佳说过，石晶的婚姻并不美

满。石晶的爱人是东北大学历史系的一位“老夫子”，老实忠厚，对石晶百依百顺，可不知为什么，石晶一直郁郁寡欢，和章佳见面，极少谈起那位“老夫子”。他当时想过，在这桩不幸的婚姻中，自己是否应当负有责任？假如，当初自己不那样浅薄，可怜的自尊心不歇斯底里大发作，两个人的命运是否会改观呢？至少，可能性大大存在。倘使岁月能够倒流，他再也不会放过这个可能性，他要为把这个可能性变成现实，尽最大的努力。然而，这个决心晚下二十年。懊悔，是无药可治的。

那时，他们在大学里上最后一年的课程。关于石晶，男女同学间已有不少传闻。班上有男同学追求她，外班外系也有男同学追求她。掌管班上信箱钥匙的章佳，吃午饭时，不只一次把不贴邮票发自“本校”的信件送到她的餐桌上。可她仍是提着粗纹布的紫花书包，穿着豆绿的绸衫在校园里踽踽独行。走进教室时，那双细长的秀目仍是傲慢地平视前方，把一股爽身粉的清香留在他身旁，桌子不客气地撞一下他的坐椅。对这位姑娘小小的挑衅，他早习以为常了。

一天晚饭后，他刚刚走出食堂，石晶在后面叫住他，那双傲慢的秀目，竟然不寻常地流露出妩媚和友好：

“陪我进城看戏好吗？散戏太晚了。校门前边那片小松林，我有点儿害怕。”

他敏锐地看出那双眼睛里仍有一种屈尊的神情，他并不计较。他早已暗暗钟情于这个有才华、严肃而傲慢的姑娘，只是不屑于跟随那些无望的追求者向她献殷勤罢了。倘若没有那些追求者，也许他早已采取行动了。现在，时机来临，他的心微微颤动，脸上却显出颇为难决的神情：

“晚自习，有古汉语辅导吧？”

石晶微微一笑。笑得有点儿冷，有点儿刺儿：

“什么时候你变得循规蹈矩了？”

刚才的话有点儿过分，石晶听出来了。

“好吧。你去听辅导课，有人可能愿意去。”石晶说完，朝林荫道上走去。两条小辫悠动着，看来决不会回头的。

他立即追上两步：

“什么戏？你还没告诉我哪！”

石晶头也不扭地向前走：

“《蔡文姬》。”

“‘人艺’的，太棒了！”他赶紧登上这个台阶，“为了《蔡文姬》，可以牺牲辅导课。”

石晶站住，秀目中的妩媚和友好虽然没有消失，却增加了素日的傲慢：

“咱们说清楚，我可不是请你看戏！”

他知道，自己画蛇添足，又被石晶察觉了。

“当然。给你当保镖，无尚光荣。”

石晶一笑，轻轻“哼”了一声。

现在想来，石晶对他是一片真情。那样一位凡人不理的姑娘，竟肯亲手架起友谊的桥梁，该是做出多大的让步？这件事，本是应该由他来做。可是浅薄的自尊心，使他变得那样愚蠢，古板。他对不起石晶！一万个对不起！石晶不幸的婚姻，不幸的孤苦，都是他造成的。好在生活还不那样无情，又提供给他一个机会。这一次，该由他架起桥梁——为了石晶，也为自己。

他躺在床上，仍然拿着人名录，注视着石晶的名字。那

个穿着豆绿色绸衫，长着一双细长秀目的姑娘，象一朵云彩似的，轻盈地飘在他的眼前。

他没有睡好，早晨起床后，却精神饱满，心里一片柔情，好象有一支忧郁感伤的俄罗斯民歌在耳边隐约飘响，使他觉得身上充满爱的伤感与活力。

在洗澡间刮完脸，他对着镜子久久地凝视自己的面影。朋友们都说他不象四十多岁的人。是的，他比同龄人显得年轻些。近几年，大家心情较以前大为舒畅，营养也较前几年丰富，可他却眼瞧着老同学和同龄朋友们一个个明显地苍老下去。是年纪不饶人吗？还是紧张多年的心，一旦松弛，便难以避免地原形毕露呢？他还算好，白发不多，饱满的前额上没有一条明显的皱纹，两眼也还炯炯有神，仅是泪囊有些松软，脖子变粗，肩膀也变宽了。不过，镜子里的他，倒是相貌堂堂，斯文中透出一股英气，既沉稳又刚毅——这就是当前某些姑娘所说的男性成熟美吧？他哑然失笑了。

一会儿，在餐厅里，他就会和石晶见面。他希望在离别二十三年后，给石晶一个好印象。他最后凝视一下镜子里的面孔，发现头发是蓬乱的。他出门从不带梳子，也忌讳使用宾馆里公用的梳子，虽然那都是很干净的。今天，他却从镜子后面的小箱里拿出来，草草梳理两下。

在干净的水泥甬路上，望见水榭旁边伸出宽宽廊檐的餐厅，他的心就“咚咚”跳起来。他能想象出石晶埋着头，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吃饭的模样。那时，她拿着一把曲柄的小银勺，细长白皙的无名指和小指都弯弯地翘着。如今，她那斯文的模样也不会改变吧？他要径直走到她的面前，让她看到自己的真诚。